

中美战略竞争时期的韩中关系

金兴圭

亚洲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

[政策建议]

1. 建立韩中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信赖与战略对话机制

- 在中国领导班子的关系中，要尽量不说过多不必要的话并且不许下无法兑现的承诺，更有必要交换慎重的、经过协调的言辞。（韩国）政治领导人们对华理解不足虽是一般现象，对此尚未有所认知的情况在大多数，然而认为在经验上对华理解没问题的思维方式却占支配地位
- 韩国作为中坚国家，受命派遣至四大国的大使，不仅要传达我们最高领导人的立场，更有必要具备准确把握对方国家的立场并且将其向国内进行传达的专业性
- 美中战略竞争时期，必须摒弃急躁地做出二者择一的观点，慎重地观察对方国家的变化，同时努力推进强化耐久性
- **在国会层面上推进与中国全国人大的定期战略对话**
由国会议员以及专家们组成的1.5轨战略对话。比正式的外交和安全人士更能灵活地讨论敏感的政治问题
- 今后也可成为与美国和日本合作的新模型

2. 说服中国强化韩中经济合作与构建地区“利益共同体”。这关系到今后韩国经济的命运

- 巩固的韩美同盟不仅是为了应对朝鲜威胁这一共同目标而存在的，而且也是韩国模仿美国的市场经济模型，在经济上获得支援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
- 根据市场经济的逻辑，能否将逐渐疏远并形成竞争关系的韩中经济重新转换成新的经济分工·合作体系是关键。韩国政府有必要积极请求中国当局在政治上加倍努力并摸索具体方案
- **韩中关系的中长期走向取决于（韩国）能否与正在形成独立价值链的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并**

建立“经济利益共同体”

- 将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与韩国的各种地区战略构想进行嫁接，扩大合作，推进新阶段的合作
- 在经济方面，继续维持“With China”的战略方向
- **推进环黄海地区合作构想。推进超越国家间合作并以“地区民众生存利益”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

3. 今后在美中战略竞争中，为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建议维持如下的对华关系三原则

- 第一，通过相互尊重，沟通和协商来管控危机和解决矛盾
- 第二，加强旨在追求共同繁荣，东亚稳定的战略合作。为此有必要共享“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认识，并构思“新的韩中合作模型”
- 第三，加强有关朝核/朝鲜问题的相互对话与合作

[内容]

1) 韩中关系的历史

- 中国选择改革开放政策对原有的韩中关系也产生很大影响
- 韩中关系从冷战对立格局向推进经济发展的合作范式转换
- 引起对韩半岛稳定的更大关注
- 提供韩中建交的战略空间
- 其结果是，韩中关系的发展逐渐经历了1992年的友好合作关系-2003年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的充实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的过程
- 直到2016年年初发生萨德（THAAD）问题，从1992年建交起，韩中关系的历史以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被称为“奇迹的双边关系”
- 韩中关系飞跃式发展的主要动因
- 韩中交流的历史悠久性，文化相似性，地理相邻性

- 在国际经济分工（GVC）体系中韩中经济合作的相互需求性和互补性
-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韩国的战略价值逐渐上升
- 对朝核问题的政策靠拢现象
- 努力管控矛盾

□ 朴槿惠政府时期韩中关系的发展

- 朴槿惠政府的对外政策大致可分为第三次朝核试验（2013.2）以后与第四次朝核（氢弹）试验（2016.1）以后两大时期
- 认为第三次朝核试验以后政府的政策基调是联美·和中·包北
- 以第四次朝核试验为契机，朴槿惠总统于1月13日宣布将商讨部署萨德，7月8日决定部署萨德，随之逐渐迎来重大转折。做出决策当时，围绕安全vs.经济布局的争论是对于“安全”概念的狭隘思维以及“对中国一无所知”的结果
- 之后朴政府的对外政策基调转换为盟美·牵中·压北

2) 文在寅政府时期的韩中关系

- 文在寅政府成立以后，习近平政府对**韩国的好感和期望值大大提升**。文在寅政府成立的同时派遣包括李海瓚（前）总理在内的两批特使团访华，习近平主席破格亲自接见和款待
- **文在寅政府成立之时的对华政策是实现“实质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对朝鲜的政策不是“吸收统一”，而是基于“共存，共同繁荣”的和平统一战略，符合中国的期待
- 自从决定在韩部署萨德炮台起16个月之后，韩中两国首次在北京召开韩中外交部副部长战略会议(2017.6.20.)
- **不信任强化的开始**：韩中关系起波折始于2017年6月文总统访美。文总统就任以后，在首次韩美领导人会谈上签署加强“（针对朝核威胁的）韩美日安全合作”
- 中国认为针对朝核的韩美日安全合作强化就是“对华牵制势力化”或者“韩美同盟的地区同盟化”
- 中国认为韩国新政府组建北方委员会和南方委员会是旨在绕开中国的战略，这一认识的倾向

有所强化

□ 在2017年7月6日召开的韩中领导人会谈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萨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公开表示对韩国的不满并施加压力

- 之后于2017年8月韩国部署萨德，中国对此表示的不满达到顶峰

- 2017年10月31日，韩中两国就旨在改善关系的萨德三不（反核、反军事措施、反政权交替）

原则达成共识：▼不追加部署萨德▼不加入导弹防御系统▼不探讨发展韩日美军事同盟

- 现在韩国希望完全消除萨德问题。**中国将此问题视为潜在的争端问题**

- 最近韩国政府着手对部署萨德进行环境评价，同时有可能使得具有爆发性的萨德问题再次重演

□ 中方认为，韩国在2018年4月召开的韩朝领导人会谈上提出了排除中国在三方或者四方终战会谈，由于中方的这一认识导致韩中之间的信赖关系再次冷淡。当时，中国对于China-Passing的忧虑达到了极点

- 之后，韩中之间通过郑义溶-杨洁篪线上的相互沟通，大大地缓解了韩中矛盾与中方的疑虑，但是中方依然对韩国文在寅政府的战略方向“亲美”持有疑虑

□ 文在寅政府成立以后，可以定义此间韩中关系经历相当幅度的曲折，同时目前正面临着**外安内贫的状况**

- （韩国）国内有部分人士指责文在寅政府亲中，日本和美国的部分人士也对此表示赞同

- 文在寅政府成立以后，韩中两国之间形成的不信任依然未能得到消除。事实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不信任不断强化，在点·线·面的接触方面，两国仅在“点”的层面上维持极其有限的战略沟通并管控关系

- 这种情况通过2017年12月14日韩中领导人会谈低调进行这一点可窥一二。此次2018年阿根廷G20峰会上，在各种形式的双边领导人会谈当中韩中领导人会谈却未能促成

□ 文-习时期，在朝鲜/朝核问题上韩中之间依然存有分歧与不信，但比起之前的任何时期韩

中之间都在朝核与韩半岛问题的处理上持有接近的原则性立场

- 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对“共存-共荣-渐进式的和平统一”十分重视，比起任何政府都更与中国习近平时期的对韩半岛政策定向更相似，在无核化与构建和平体制方面，两国之间的认识差异接近的可能性很大。两国面临着缩小认识差异，同时准备共同应对策略的课题

- 在改善韩中关系与强化合作的必要性上形成相互共识
- 2017年年末韩半岛曾一度有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性。中国深刻地认识到为了维护韩半岛稳定，有必要加强与韩国、朝鲜的相互沟通与合作。防止韩半岛发生战争是中国对韩半岛政策的红线（red-line）
- 中国正在谋求遏制韩美日加强对华军事安全合作，同时努力回避将中朝关系框定（framing）为冷战思维式的特殊合作关系
- 由于美中战略竞争的强化，韩国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价值的提升并不亚于朝鲜。中国如果不改善对韩关系，那么其强化与朝鲜的纽带关系的行为会被视为冷战架构，从而也会给美国在美中战略竞争中对华施压提供借口
- 从中国的立场上来看，推进朝鲜的核不扩散以及无核化对国家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 2019年中朝建交70周年，关于习近平访朝的事宜正在具体商讨中，中朝将以此为契机采取强化关系的措施。但由于彼此的政策优先顺序不同，单纯以双边关系来发展中朝关系是有限的。这也是朝鲜最近强调“自力更生”的原因
- 中国的主要关注点是，防止朝鲜挑衅并推进无核化，削弱美国在韩半岛的影响力；而朝鲜的主要关注点是，在拥核的情况下获得中国的经济支援，缓和联合国制裁

- 目前，在韩中关系当中涉及到中国的主要矛盾尚未表面化，但今后将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
- 环境评价后萨德问题被再次点燃的可能性很大
- 经济性分离现象的加速化与韩国的边缘化。中国在经济技术层面上的情况产生变化，不再需要韩国
- 围绕离於岛（中国称“苏岩礁”）水域/韩国防空识别区（KADIZ）的矛盾凸显
- 美中战略竞争的白热化致使韩国在经济领域里有可能面临的二者择一选择压力不断深化
- 美中将朝核问题视作美中战略竞争的下级变量，同时活用这一变量的倾向有所增强。在朝核

问题的解决方案上，朝鲜正在积极考虑对华联合论这一筹码。所有这些问题都会使得朝鲜的无核化变得更加困难

- 特朗普再次当选的可能性增大，美国为加强对华军事牵制，有可能在东北亚·西太平洋地区部署中程弹道导弹，这一动作将有所显露

3) 美中战略竞争与韩国的考虑事项

□ 现在，韩国正面临着美中战略竞争激化或所谓冷战2.0的中长期挑战，有必要考虑新的外交·安全·经济·对朝战略

- 韩国所处的结构性条件是，位于大陆与海洋之间的地理性空间
- 相对来讲是规模较小的国家
- 作为资源贫乏国，韩国是通过贸易来运营经济的贸易国家
- 作为分裂国家，处于军事性对立状态
- 有必要树立广义的新型安全战略。其中，应将相对被忽略的经济安全作为现在国家安全的主要对象，树立包括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在内的地缘战略性的安全战略

□ 今后，美中战略竞争的结果导致世界不再是“美国治世”或者“中国治世”，而是围绕美中两个巨大的轴心一分为二

- 美中战略竞争逐渐激化为理念战争，如若美中围绕网络信息垄断权发生冲突，世界可能会出现极端的两极化现象，有必要对此加以深刻观察
- 在这种情况下，美中的成败取决于其各自构成世界的耐久力。今后，世界上的美中竞争将日常化，美中将透过竞争的棱镜来瞭望世界。（韩国等）将被要求选边站队
- 但是，与过去冷战时期有所不同的是，美中不以相互抹杀的战争为前提
- 美中的吸引力无法与过去美苏的吸引力相提并论，其他国家不会立刻步入美中的轨道，而是苦心考虑自身的生存战略

4) 美中战略竞争时期有关于韩半岛的美中政策偏好度与韩国的应对

■ 美中战略竞争时期美国将持有如下政策优先偏好度

- 最优先偏好是，在某种程度上拥核且亲美的朝鲜对华牵制的格局
- 第二偏好亦为现实性方案是，将朝鲜拥核作为对华牵制的最大活用手段。这为特朗普总统正在推进的核武器现代化、东亚地区中程弹道导弹、宇宙武器化政策提供养料。对日本而言也不是太坏的选择。但是，将会采取通过对朝持续施压和沟通，最大限度地遏制核导弹直接威胁美国的战略
- 第三偏好是，东亚分割方案。在类似于新冷战的状况下，作为最大限度地确保美国的影响圈和生活圈的战略，如有必要，也可能出现日本核武装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坚持更加完备的无核化（FFVD）政策，以及彻底消灭包括朝鲜常规武器威胁在内的来自于朝鲜的所有威胁的政策
- 最坏的情况是，韩半岛和日本进入中国的影响圈

■ 预计中国将持有如下政策性优先偏好

- 最优先的是，在东亚地区确保中国的影响力优势，确定中国生活空间的地位。为此，必须防止朝鲜的亲美化，同时有意义地努力推进朝鲜无核化
- 第二偏好是，东亚分割方案。即推动朝鲜对华从属化，韩国中立化，日朝建交
- 第三偏好亦为现实性方案是，维持现状，其他变量不对美中战略竞争起作用
- 最坏的情况是，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对华（牵制）同盟联合不断强化

■ 今后的局势是，美国在第二偏好和第三偏好之间做出选择，中国在第三偏好和第二偏好之间做出选择

■ （韩国）针对朝鲜设定的关系是，对抗性共存-非对抗性（竞争性）共存-合作性共存-和平共存-和平统一，依然应推进以“对抗性共存”为主、向“非对抗性（竞争性）共存”进化的政策

- 针对周边大国应做好准备，有必要实现追求自强的“最小遏制战略”